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名臣碑傳琬琰之集上卷一二

詳校官檢討臣羅國俊

刑部郎中臣許兆椿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繆琪

校對官中書臣嵇承志

謄録監生臣胡宗高

史部七

名臣碑傳琬琰集

傳記類三 總錄之屬

提要

臣等謹案名臣碑傳琬琰集一百七卷宋杜大珪編大珪眉山人其仕履不可考自署稱進士而序作於紹熙甲寅則光宗時人矣墓碑最盛於東漢別傳則盛於漢魏之間張晏註史記據墓碑知伏生名勝司馬貞作史記

索隱據班固泗上亭長碑知昭靈夫人姓溫
裴松之註三國志亦多引別傳其遺文佚事
往往補正史所不及故講史學者恒資考證
焉由唐及宋撰述彌繁雖其間韓愈載筆不
乏諛言李繁攄詞亦多誣說而其議論之同
異遷轉之次序拜罷之歲月則較史家為真
故李燾作續通鑑長編李心傳作繫年要錄
往往採用益以此也顧石本不盡拓摹文集

又皆散見互考為難大珪乃蒐合諸篇共為三集上集凡二十七卷中集凡五十五卷下集凡二十五卷起自建隆乾德訖於建炎紹興大約隨得隨編不甚拘時代體製要其梗概則上集神道碑中集誌銘行狀下集別傳為多多採諸家別集而亦間及於實錄國史一代鉅公之始末亦約畧具是矣中和丁謂王欽若呂惠卿章惇曾布之類皆當時所謂

姦邪而並得預於名臣其去取殊為未當然朱子名臣言行録趙汝愚名臣奏議亦濫及於丁謂王安石吕惠卿諸人葢時代既近恩怨猶存其所甄别自不及後世之公此亦事理之恒賢者有所不免固不能獨為大珪責矣乾隆四十四年二月恭校上

總纂官臣紀昀臣陸錫熊臣孫士毅

總校官臣陸費墀

名臣碑傳琬琰之集上卷一

宋杜大珪編

趙中令公普神道碑

太宗

唐堯在位聖賢謂之叶符虞舜得人天地以之開泰八方理定千載會昌必旌柱石之林以觀其壯節鹽梅之寄以濟其和平是故應運握圖明王聖帝受天寶命開國成家無不用忠確間世之臣先輔基業股肱心膂之士共同甘辛萬代通規一時遭遇保全令德克荷洪勲

者其故真定王普之謂矣王姓趙氏字則平其先顓頊之裔佐禹平水土是謂伯翳帝堯賜姓曰嬴氏造父其後也有功於周穆王受封於趙周德下衰叔帶去周適晉六卿取晉遂開國焉今為常山人也王蘊人倫之風槩稟山嶽之儀形晦而不彰寛而無撓竭其誠志有始有終無善不臧非義勿取頃自我太祖從周世宗南平淮甸水陸兼行龍虎震威號令始發捷如響應寘契人神是時擒其偽將皇甫暉於滁上王時為郡之叅佐斷

事明敏獄無寃者太祖聞名召見與語深器之洎後太祖仗鉞左馮因辟為同州節度推官歷滑臺許田睢陽三鎮從事其在幕府也恭謹畏慎盡竭赤誠夜思晝行勿矜勿伐可謂龍吟虎嘯雲起風從如懷萬頃之陂遭遇承平之運太祖光宅天下龍躍商丘知有佐時之才早定君臣之契擢為諫議大夫樞密學士仍頒金紫以榮之是歲上黨帥李筠叛太祖將議親征委之留守調發軍實王以為聖上躬擐甲冑臣子宜效驅馳乃陳懇

上言乞廻從鑾輅泊中塗進策曰陛下初登寳位應天順人將制驍雄光耀神武兵機貴速不尚巧遲若倍道兼行掩其倉卒所謂自天而下可一戰而成擒也太祖深納其言舉兵速進未至髙平李筠果擁衆出戰於時靈旗指冦勇士齊心叛帥自焚餘黨就僇旋又維揚帥李重進包藏禍心阻抗王命太祖便殿召對問攻取之策王籌其擅修孤壘倚恃長淮而士卒離心資糧乏絶以順討逆動必成功太祖深然之乃親御六師長驅淮

楚不踰數月果致盪平駕迴疇其功賞階級授金紫加太保充樞密使仍賜功臣之號爰自累代以來朝廷多故諸侯專制兵甲亂常加以僭偽未平師旅未備餘風未殄思有以革之王以庶務草創深惟遠圖利害靡不言纖微靡不達忠盡其力言如轉規啓心不疑振舉風俗故得遐邇悅服政令惟新皆其功也乾德中拜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因之大用出於流品矣我太祖觀其才智凡事責成既升近密之權可觀立功之效

英聲為之間出文物為之復興戮力同心如石投水固以蕭張讓德姚宋推功魚水之歡未足為比惟誠惟信少是少非涉歷艱難上副弼諧之任明哲兼濟聿臻命世之才忠順其言純誠克著恢張出之於人表翊戴以助於康平徇公滅私不忘片善用心合道逆耳求知開寶六年太祖以王始佐創業克致昇平伐罪弔民開拓疆土下西蜀平南越擒吳會來北戎威德綏懷無遠不至雲龍際會大道合符十有餘年矣知無不為甚煩神

用務均勞逸以優耆臣尋授太傅佩相印持節河陽洎
朕嗣守丕圖勤修庶政腹心之寄中外攸同特授太尉
使相如故乃睠并汾民墜塗炭戎車一駕逆壘宵降既
静妖氛爰覃爵賞改太子太保增加井賦北連朔嶠東
盡海嵎禹穴唐郊盡為王土朕嘗念往年之舊德褒賞
輔弼之殊勲帷幄之謀明於果斷思置之左右前後任
之以耳目股肱粤自藩垣入居廊廟久竭弼諧之道更
資調變之能遂徵授守司徒兼侍中昭文館大學士三

階已正百度惟貞憂國忘家直亮在意嘗誡諸弟諸子以為受寵逾分富貴逼身一領名藩再登上相以身許國私家之事吾弗預焉嘗念頃自宥密升於宰輔出入三十餘年未嘗為親屬而求恩澤爾等各宜砥礪無尚吾過故自始至末親黨無居清顯者昔春秋美晉大夫羊舌肸謀而鮮過惠訓不倦王復有焉八年以襄鄧之俗獄訟攸煩惠彼疲民寄之元老下車布政鄉閭阜安事有未便於民者削而去之利於民者舉而行之豪猾

畏威鰥寡懷惠曁改轅襄漢民之去思如失父母時已
得病於南陽經年未差就移漢水重鎮便藩常思報主
之誠每懷憂國之志乃心王室時有箴規上表引唐姚
元崇十事陳古今治亂之由極人臣獻納之意興懷慷
慨詞甚激切揣摩時事居安慮危此又其忠藎也朕以
歷代籍田其禮久廢勸農務本其可忽諸乃命有司舉
行舊典改元布慶帝載惟熈造膝沃心惠我耆德而王
久違宸扆思拜闕庭既累進於直言宜再踐於寢廟復

授守太保兼侍中昭文館大學士登雲霄之上位擢列辟之崇資燭幽明而無怠無荒報恩榮而可大可久刑政之務知無不為功績播於謀猷群庶謂之明哲獻替之職理事皆通不憚劬勞夙夜匪懈可以傳聞清世書於簡編而連歲之間風痰頻發願避賢良之路乞歸閑散之官朕以勲舊之臣方深倚注命駕臨問涕泣興言齒髪雖衰痾瘵未退荷天之寵力所不任特授太保兼中書令洛陽留守又經歲疾勢轉深上表堅乞退避以

禳災青勉强誨諭志不可奪乃冊拜守太師進封魏國
公就便順養太醫中使不絕於路顒望有瘳别加殊渥
豈期美疢遽至彌留以淳化二年七月十四日薨於洛
陽之私第享年七十有一朕覽表驚嗟悲慟累日不待
巫祝桃茢親臨其喪縗服舉哀輟視朝五日遣右諫議
大夫范杲持節策贈尚書令追封真定王特賜謚曰忠
獻弔祭賵贈之數並令加等以盡君臣之禮焉二年二
月命有司備鹵簿葬於洛陽北邙之原而合祔焉嗚呼

梁木斯壞哲人云萎若濟巨川予將安寄王性本俊邁
幼不好學及至晚歲酷愛讀書經史百家常存几案強
記默識經目諳心碩學老儒宛有不及既博達於今古
尤雅善於談諧馬伏波詞辨分明杜征南手不釋卷見
事而敏抱器自然壯志無窮日新其德許國常存於懷
抱令譽以至於宏彰其為子也孝養於親動不違禮友
愛於昆弟嚴慈於子孫其仕於公也奢儉酌中貞純許
國名器能守謙卑益光茂德崇勲輝映朝列寵遇之盛

今古罕聞自再入廟堂時陳規諫負荷重寄常懷啓沃之心竭力輸忠以待公家之事有萬石之周慎孔光之謹密管葛之智略房杜之經綸舉而兼之斯為全德朕於早歲常與周旋而節操有恒始終無玷荷台鉉之任握輔弼之權既集大勲宜在旂常昔唐虞之得臯夔夏商之任伊益有周以閎散佐佑炎漢以蕭曹弼諧用能寅亮帝謨緝熙庶績儔庸比德今其勝哉天不慭遺予何自律是逦迹其景行銘之鼎彞

昭臣範於將來庶令名之不朽銘曰

應運開國　股肱任賢　委以心腹　操執彌堅
實猶令德　王佐周旋　裨贊明聖　厥位名傳
信之得人　方言柱礎　魚水同心　君臣盛美
夜寐夙興　有終有始　進思盡忠　見義從矣
退思補過　器識安閑　攀龍附鳳　備歷艱難
縱橫志大　接對溫顔　官崇秩陟　善惡之間
近密公朝　與奪非類　稟性慷柔　區別利害

踐揚貴職　綽有奇才　經綸宏異　學識通該
赫赫皇猷　恭恭近侍　任以機權　寵彰名器
啓沃王命　業茂勲崇　南征北伐　平盪奸雄
日侍冕旒　情偽明察　假仗元威　好生惡殺
若聞諠駭　事不忸怩　堪為國重　制斷臨時
性直如繩　酌中如砥　孝弟於家　簡編信史
惟公之徳　閫代英靈　非義不理　庶務乃馨
積善黄縁　敦厚必顯　文教潛敷　聲聞自遠

殊勳表信　追思念功　素推臣節　澤被無窮
奇士挺生　民安俗阜　允洽克從　禮讓規矩
悲風颯颯　夜杳冥冥　咨嗟永隔　精魄長扃
喪此貞純　曷終暮景　魂影已沈　去路斯永
廟堂師傅　丘壠幽泉　勒銘翠琰　不勝潸然
兩朝顧命定策元勳之碑　神宗
熈寧八年六月甲寅定策元勳之臣永興軍節度使守
司徒兼侍中魏國公判相州韓琦薨計來京師朕盡然

追慟若不勝詔輟視朝三日贈尚書令配享英宗廟庭七月癸酉成服於苑中哭之慟又勑入内都知利州觀察使張茂則往護喪事於是其孤忠彦上公勳德之狀於有司已而集議尚書省皆以謂謚公忠獻無以易朕念既葬而墓隧之碑未立嘗考大雅蒸民之詩雖美宣王之德而實大山甫之功肇其所生與其所施及乎進止威儀衣服車馬之盛莫不與民詠歌之以慰山甫之心可謂至矣蓋臣之致功者大則君之享福也隆然則

可無述今觀公之大節所以始所以終宜有金石刻之以著信於後世而錫訓於子孫非朕其誰為之惟韓氏遠有世叙始武子事晉得封於韓遂以為氏韓亡其子孫散之他國望出博陵推其族世名爵而譜猶存其三世奕安陽公安陽人字稚圭生而有異稟少好學夙智早成天聖五年公甫冠擢進士甲科授將作監丞同判淄州召試學士院除直集賢院再遷太常丞監左藏庫歷開封府推官三司度支判官改左司諫時天異數見

宰相以疾五日一奉朝請執政者德輕不足與論天下事公連疏中書所行乖失久不報又請下御史臺集百官決是非於是同日詔罷執政者四人公為諫官凡中外職有預責苟有所知者未嘗不言其啓迪上心則又每以明得失正綱紀親忠直遠邪佞為急初王曽為宰相謂公曰今言者太激無補上德如公言可謂切而不迂矣是時曽望方崇當時士人罕見獎與公得其言益以自信俄詔同丁度定雅樂公以阮逸胡瑗尺律之法

出於私見皆詔罷之且請用王朴舊樂遷起居舍人知諫院知制誥知審刑院益利歳大荒為劍南三路安撫使活飢民百餘萬減冗役數百人奏除諸郡收市上供綺繡不急之物以便民趙元昊反以兵圍延州又為陜西安撫使馳往撫邊至則賊引去矣方大將劉平遇賊於百口以軍敗被執監軍黃徳和懼罪誣言上平實降朝廷乃勅收其子命御史臺置獄於河中府公力為陳之平子旣蒙釋又得推恩及其家㒓竦為陜西經略安撫

招討使公以樞密直學士副之公持攻守二策以決於上仁宗欲取攻策執政者難之公曰元昊以區區數州之地其衆可知也顧非舉國不能以内寇漢拘賊法城邑之守未甞出境謀此賊所以猖獗而屢勝也令彼志氣驕惰我倘併兵從一道出糧充械利鼔行而前宜無堅敵矣曷不用攻策公言雖懇激然朝廷終以為不可俄還涇原聞元昊遽求盟公曰無約而請和者謀也下令諸將日夜戒嚴方名兵瓦亭賊已寇山外公指圖授

任福曰此地有險可保彼雖衆不足畏也宜堅壁待之無得輕出軍久則勢自歸且隨躡其後擊之可有功既而又以檄戒福曰違節度雖有功亦斬福庸將也卒為致敵而死之夏竦使人收散兵得公所與檄於福衣帶間乃言失軍之罪不在公朝廷猶奪一官得知秦州數月復其官如故會分陜西為四路改秦鳳經略安撫使明年詔易陜西四帥皆為觀察使如范仲淹龎籍二公亦辭公獨不辭曰上方憂邊甚臣子忍擇官乎頃之復

為樞密直學士諫議大夫又為陝西經略安撫招討使公在邊乆積養士氣日益振又欲用策取横山以復河南故地會元昊求稱臣而未遂公與范仲淹素善天下稱韓范仁宗亦知此二人者遂同除樞密副使而相與復陳其策上前元昊已臣矣其謀卒不得用前此鄭戩代公為四路帥遣劉扈童士廉即降羌所獻地築永洛城城役方作會戩罷涇原帥尹洙以為非便止之扈等猶城不已洙乃械送於獄且將斬而戩力爭於朝公亦

以為永洛可罷而扈等犯令之罪不可貸朝廷命廷臣往視利害既成而士廉等詣闕訟其事是時公同進用者已悉罷去公因自請補外詔以資政殿學士知揚州又徙鄆州徙成德軍分河北為四路就移定州安撫使知定州更本殿大學士尚書禮部侍郎以觀文殿大學士留再任拜武昌軍節度河東經略安撫使知并州契丹侵我天池公使裨將蘇安靜諭之曰爾嘗求我脩池上神廟今爲見侵也敵不服安靜指外横山嵬山之麓

與之為約不敢踰衍塞下多閒田先是國初潘美為帥
時敵頻出寇鈔並邊之民甚苦之美乃令内徙空其田
以為禁地公曰以敵日加侵苟失不耕是將遺敵也乃
募弓箭手四千户墾田九千六百頃公數罹霜露之疾
願上武康節罷邊東還詔聽以節知相州且疾間授三
司使工部尚書尋除樞密使自國朝剗革僭暴所積機
要文書皆散亂湮鬱不可考究諸房比例前後檢用未
嘗同吏每探之下以市賂乃命官條悉冊留而論次之

姦縁以止其得祖宗御筆所裁則悉上祕府以為世主憲總千餘秩後至中書亦行之以本官同平章事進刑部尚書昭文館大學士監修國史封儀國公仁宗方倚左右大臣以經略太平之務公因得選勑羣司百吏使奉法循理各安其職而天下晏然無事百姓遂安刑罰衰止衣食滋殖守成之業茂矣仁宗在位四十二年皇嗣未立而天下共以為憂大臣顧避退縮莫敢為上言公乘間進曰皇嗣者天下安危之所係自古禍亂之起

由策不早定也今陛下春秋高未有建立何不擇宗室之賢者而定之以為宗廟社稷之計乎他日又進而言曰昔漢成帝在位二十五年議立孝元帝孫定陶王為子成帝非高才主且能之以陛下之聰明睿智奈何久不決也始以英宗判宗正寺英宗稱畏辭未受命仁宗以問公公曰名分之未定去就之所難也臣切憂之帝悟遂詔立皇子公復稽首曰事定矣臣復何憂時詔雖下英宗辭益堅仁宗欣然用其策英宗既為皇子遂入

居於慶寧宮嘉祐八年三月壬申以仁宗顧命奉皇子即皇帝位於時天氣温晏宮廷内外罔不肅然自畿中市井猶有未知者加門下侍郎兼兵部尚書平章事進封衛國公為仁宗山陵使初英宗暴得疾皇太后垂簾權聽軍國事及皇躬康復公乃請乘輿具素仗出祈雨都人猶未識新天子至是瞻仰天日之表乃相與言君貌類祖宗真英主也皇太后聞之喜即下令還政進左僕射兼樞密院事提舉修仁宗實録昭陵復土上大丞

相印綬英宗親製手詔賜之語甚眷公乃起不敢辭辭兼樞密院事許之其年南郊大禮進封魏國公以陝西戍兵多軍常不足欲籍下民為義勇方議上諫官司馬光言公曰往者常籍籍為民兵遂涅之為官軍父母妻子莫不環顧以泣也臣願以一身救數萬之命英宗曰河北河東亦有義勇何陝西為不可公於是督使者疾馳往籍之得十四萬人光猶上前論其事英宗曰已籍之矣何獨未知也夏賊寇大順城公即欲停歲賜絶和

以問罪於其主諒祚大臣或有以保元康定之間四方用兵王師傷敗之事諫於上前陰撓其謀者公曰此但膠往迹何不較今日彼我乎且諒祚狂童非有元昊智計而朝廷邊備乃大過昔日誠詰之心必服時衆雖屈公然心不善之也英宗既用公策遂遣使齎詔往問罪而諒祚懼以表謝於朝廷會英宗已寢疾輔臣入起居於便殿公叩榻問諒祚所上表云何英宗曰亦如前日所料耳於是向之異議者媿服公之謀且善英宗之聽

也未幾即卧内承詔以朕為皇太子治平四年正月庚戌被顧命奉朕即皇帝位拜司空兼侍中為英宗山陵使既還又引故事願罷相不聽固請乃以鎮安武勝軍節度使兼侍中判相州仍虛上宰位待之賜興道坊第一區公因以國朝故事領兩鎮者未嘗有辭不拜改淮南節度使种諤取綏州宥州貢不至既勑備於陝西又改陝西經略安撫使判永興軍或以綏州孤遠難於饋餉請棄與賊者朝廷信之命公廢焉公以謂其城扼賊

衝橫據山界幷視不平不可毁留詔抗議以便宜檄邊固守之乃得存迄今為延州東北形勢之障公既常有滅賊志因是乃大揭榜塞上具陳向背禍福招來橫山之羌為進討之計會關中頻歳不登邊廪無餘粟朝廷雖多公策而時不相之故其功卒不就河北衍地數震又改河北安撫使判大名府兼北京留守公名動外夷每漢使至契丹必問公安否熈寧初公子忠彦使北燕於戎帳其主顧問其常使漢者曰忠彦之皃肖其父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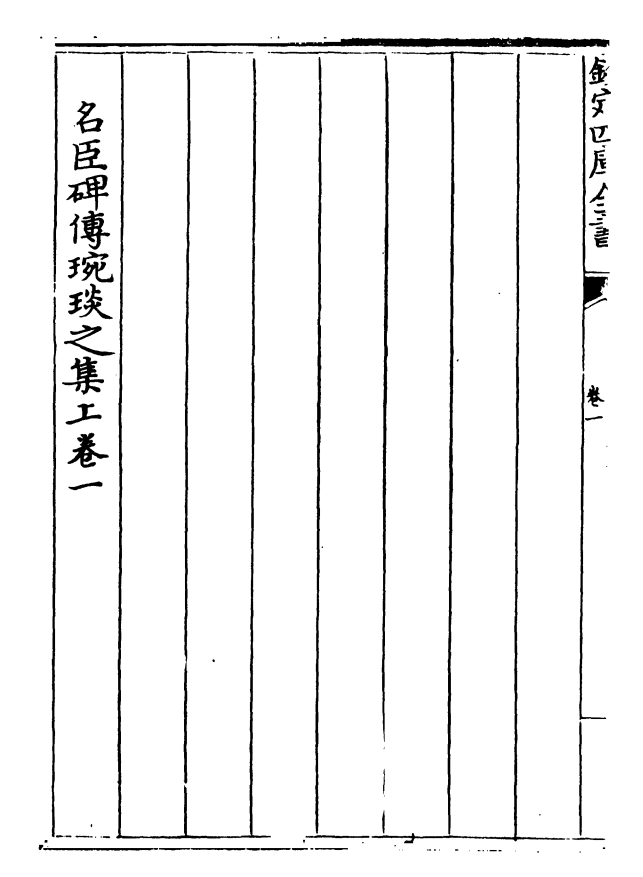
曰然遽命工圖之而去故例遼使過北都與留守通書皆不名明年來賀同天節副使成堯錫謂接伴曰今以韓丞相故特書名後人雖欲其名而不得也以永興軍節度留再任公雖留辭所加命復判相州居二年乃言臣老矣恐不足任事願乞骸骨以歸復以向所加命授之公雖在外朕常璽書訪以機事使還具言公形殆非復在執政日朕方念公深遂不能起可勝慟哉公天資忠孝嶷然如山立至論大事決大疑而辭氣雍容不見

其有憂喜之容也方天下以為憂公獨能蹈危機進沈斷上以尊强宗廟社稷下以慰安元元之心功高而不矜位大而不驕禄富而不侈自宋興以來功臣未能遠過也公為宰相十年盖進人多矣然未嘗以官職私所親例得恩澤先推與其旁支逮朝廷録遺其子猶有未命者公薨前夕有大星殞於廄中遷馬皆鳴其年十一月庚申發兩河卒以一品鹵簿葬公相州安陽縣豐安村之原享年六十八歲曾祖璆廣晉府永濟縣令祖構

太子中允父國華諫議大夫皆贈太師中書令兼尚書令追封齊燕魏三國公男六人忠彦太常丞直龍圖閣端彦右贊善大夫純彦粹彦嘉彦皆大理評事其一人早卒孫男六人維公奉詔立皇子為皇太子被顧命立英宗為皇帝立朕以承祖宗之緒可謂定策元勲之臣矣或以公安社稷方周勃政事比姚崇其言不幾乎朕既述公以文遂篆其首曰兩朝顧命定策元勲之碑夫豈特慰公之知亦將為天下臣子之勸銘曰

嶽祇嶫峩 默降靈氣 匪申匪甫 而相予治
赤精傳圖 繼生仁宗 誰適作相 有來魏公
烈文魏公 匪卜于枚 天實賚予 魏公有來
公治萬事 靡猷不經 進退賞罰 惟時權衡
晦明風雨 罔拂厥序 男女潔誠 以田以縷
萬物瑳瑳 四夷舞歌 雖本帝力 公陳亦多
皇有大罷 誰嗣誰尸 公陳與予 天命不迷
功成辭隆 視天盈虧 旂常之載 勤勞終初

乘馬路車　衮衣赤舄　其誰公如　將相出入
公行不歸　公死是悼　尚想公儀　淚落苑草
永懷英宗　公則配食　我祖于宮　孝思罔極
潔粢碩牲　鐘鼓管絃　從公享之　何千萬年



名臣碑傳琬琰之集上卷一

名臣碑傳琬琰之集上卷二　　宋杜大珪編

寇忠愍公準旌忠之碑　　孫抃

上祀合宫之明年夏四月召兩府臣諭之曰故太子太傅萊國公寇準方嚴鯁亮有文武偉才在太宗真宗朝建大功立大節輸謀納忠誠貫白日不幸以譴終朕甚歎嘉之其勑史氏譔揚勲烈具誌於石用垂示來世遂以命臣抃翌日又下詔賜旌忠之額且親篆以賁寵焉

臣承命恐悸謹拜手稽首書其事公諱準字平仲其先
出上谷昌平盖春秋時司寇蘇公有勞於王室因官以
命氏後世率多聞人若東漢恂子翼漕河内破蘇茂畫
像雲臺為中興勲臣曽孫侍中榮以辨絜亡匿宗黨潛
散他土故譜牒亡傳又數世有徙居馮翊者籍于三峰
下遂為華州下邽人曽祖賓祖廷良以唐末亂不仕父
湘博古嗜學有文章名晉開運中登甲科冠多士後應
辟為魏王記室終焉知人者惜之以公貴封燕陳晉三

國公贈官至太師尚書令曾祖母白氏祖母鄭氏母趙氏封許陳曹三國太夫人準始生風骨峻爽與常童不類及從師入學校趨隅占對毅然有成人風采既冠讀左氏公羊穀梁傳不俟講說不循注疏三家異同之說輒援筆剖析以辨明之辭嚴理正沛若大手先儒老生曰是真所謂宿習者年十九一舉擢進士第解褐受大理評事知歸州巴東縣時太平興國五年也後三歲補大名府成安宰三遷殿中丞調兵食于西夏還差通判

鄆州得召見稱旨遂給札試禁中授右正言分直東觀
中謝日賜緋袍銀魚汶上之命充三司度支推官俄轉
鹽鐵鑄司判官公事會詔百官言邊事準極疏利病天
子器之擢署尚書虞部郎中充樞密直學士賜金紫判
吏部東銓未幾丁曹國太夫人憂有詔權奪不得已起
視事淳化改元授左諫議大夫充樞密副使尋改同知
樞密院事封上谷縣開國男是年十月領青州明年九
月召赴闕守本官叅知政事進上谷郡開國侯至道二

年閏七月知鄧州真宗皇帝嗣位遷尚書工部侍郎咸平元年五月移河陽軍二年八月改同州三年夏朝京師行次閿鄉授鳳翔府五年五月詔詣行在轉刑曹權知開封府六年六月遷兵部充三司使進封開國公時始復鹽鐵度支戸部為一使景德元年特授守本官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二年十一月加中書侍郎兼工部尚書三年二月罷相進刑部尚書知陜州府祥符初扈從東封回遷戸部尚書知天雄軍四年四

月改兵部尚書車駕幸亳權東京留守六月遷檢校太尉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充樞密使八年四月罷機務授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持節鄧州諸軍事行鄧州刺史充武勝軍節度鄧州管内觀察處置使知河南府兼西京留守司移判永興軍天禧元年二月換節襄州三年四月詔赴京六月特授行中書侍郎兼吏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充景靈宫使集賢殿大學士十二月改尚書右僕射四年六月罷相授太子太傅進封萊國公九

月降授太常卿知相州八月移守安州途次襄陽貶道州司馬乾興元年二月再貶雷州司户叅軍準疎通博裕果敢沈毅能斷大務不循細檢喜風幹善議論與人無城府接物無崖岸顧大義可為者必奮勵翔躍以身先之其勇若賁獲至於外險中艱斬然涯垠亦坦坦無退䘏意聞一善薦道推挽不進用不已附離茍合者疾之如仇讎初補吏治二邑推至信部中期會賦役止計鄉里姓名諭寺門民赴之無毫髮稽遲者本道論薦至

有以魯恭卓茂為比嘗奏事真宗言切直上怒起準以手攀帝衣復御坐持議益勁神色瞭然事既決乃退上曰此真將相才吾得之若唐文皇倚魏鄭公爾歲大旱上問政闕失準對曰在洪範天人之際若影響是固刑有所不平爾祖吉王維皆陛下朝臣頃曲法受財各以萬計吉伏誅家具籍没維止校於私室仍領漾之定遠簿蓋叅知政事沔同母弟也陛下重輕如是亢暵之咎殆天所譏告上嗟悟者久之咸平景德中契丹頻歲犯

塞多縱遊騎剽畧小不利即引去偽倘佯無鬬意準曰
是狃我也願朝廷練師徒簡驍鋭分據要害地以備之
是冬果大舉舉國來寇越瓦橋攻高陵直抵于澶魏將
飲馬河濡真宗憂之召群臣議或曰寇深矣宜戒嚴京
城益重兵守衛或有西南之幸準止之曰淺議淺議方
今聖德明備上合天心將臣協和參講師律若帝馭順
動而北彼黨類自當遁走設未然則出兵以撓其謀堅
守以老其衆顧主客勞逸之狀我得勝筭必矣上悦於

是大駕北征至澶南城中外獻言願駐蹕以觀形勢準曰不過河則人心未寧敵氣未懾非所以取威決勝也且王超領勁兵屯中山以扼其吭李繼隆石保吉以大兵扼其左右肘四方征鎮赴援日至何慮而不進固爭之連頓首於上前意氣詞語憤然感慨是日幸北寨御北樓觀視營壁撫勞部伍軍民歡呼自近及遠聲振於數郡敵相視怖駭不能成列俄而勁弓伏發殪其元帥因密奉書以請盟朝廷始遣曹利用往成之御史闞準

取沈毅敢言士塞詔同列者不悅屢白吏持例文進準曰宰相所以罷百官今用例則所謂進賢退不肖乃虛語耳命去之故士擢用在準持衡時得人為多先帝倦庶政丁謂曲姦迎合結權倖以用事準請間便殿數其姓名曰某與某皆壬人異時不可輔少主願更擇方亮大臣為羽翼矧皇太子睿德天縱英聲日茂延師傅議繹史默識古今成敗事見臣寮決機務周知天下安危計雖周之成漢之昭殆難以擬議陛下胡不協天人之

係望講宗社之正謀引登大明敷照重霄固祖宗萬世之基本言訖俯伏嗚咽議未下明日黨人以急變聞飛語客中凖凖坐此得罪既行過零陵踰大陂䕶兵從騎前後不相屬溪夷乘間抄掠而去已而酋長召告之曰聞寇凖在道若等柰何竊賢相行橐神明其佑若乎趣遣種人持所掠還凖伏道左引罪且拜公慰遣之至南海晨旦朝謁從事如常時謂其子曰守法奉正士人常操以窮通成敗易之者非吾意先是署東偏屋瓦數楹

陋不敝風雨準完基訪材揭為層樓置几榻其間經史老莊及天竺書環列前後暇或看誦之賓至則憑高瞰虛笑語燕燕若初無廊廟之貴者嶠南山水峻絶其道路往往斬崖瀕澗曲折高下馬不能平進郡縣官有伐竹為輕輿以迓準者謝曰吾罪人騎馬足矣冒炎濤捫險阻日行百里左右為之泣下準昂然無隕穫容色其度量過人如此及雷陽吏以圖獻閱視之首載郡東南門抵海岸凡十里準恍然悟曰吾少時有到海祗十里

過山應萬重之句迺今日應爾人生得喪豈偶然耶自是色空夢幻深諳諦法危坐終日寂無他營天聖元年閏九月移授銀青光禄大夫檢校國子祭酒行衡州司馬是月七日以疾終於貶所年六十三嗚呼非常之功遇非常之罷業然後成不世之節待不世之忠賢然後立且準初繇計府入輔屬三聖紹統四隅晏和上方講稽儒術尊右文教以盛太平之形容敵人睢盱出我不意衆號百萬北方騷然文紳武綏筴慮倒置準抗難犯

之色建不拔之議天威燀揚霆激而電掣大惠鋪迪春熙而日融民焉息肩士也卷甲慓彼氛祲凝為至和逮今三紀矣而羽書不馳烽燧不舉義信惇結古無與隣準之功馬伏波郭尚父之功矣洎自秦川再相時闈闥親政猾險當路洶洶中外靡遑底寧準密圖本元深遏萌漸毅然一吐形於明謨排邪斥疑濵死不顧聞準之風者心魄駭褫而後知大正不可干大姦不可肆大名不可取大罷不可窺佞夫忠懦夫有立志及真皇棄天

下俾黨歛手畏伏忠義兩宮坐朝庶政平一輔翊慈惠卒隆實圖準之節霍子孟狄梁公之節矣準篤志於學而晉公亡歳時祠祀感激泪泫然若孺慕者終其身不易在成安兄弟以卜葬為請準曰未也父為士子為大夫葬則士祭則大夫吾先人以文學中髙第卒事王藩若追贈未逮則陪臣矣吾豈忍以士禮葬既通顯乃䕶二喪還成安太子遣中貴人勉諭賻䘏恩禮數踰等大為搢紳榮初丁謂貳政以諛冒自任又能陽為戚施伺

人顏色密圖忌間之漸一日會食政事堂羹涴準鬚謂起以袖徐拂之準正色曰公忝國大臣乃曲躬為官長拂鬚耶謂大愧其後邪正寖戾甚於冰炭蘉言營營日肆媒孽準簡固醇挺未始一疑於心故及南遷之難至於天下皆冤之無幾何謂敗得竄道繇海康準從者有欲釋憾謀不利於謂準知之陳大席一廡間設戲具悉召坐且命之博奕因隱几觀焉謂行乃罷平生著述於章疏尤工國政民事無巨細鈎校利害為上悉陳之其

旨粹其言簡故多所開益餘藁即焚滅棄去雖至戚不得見好為詩警策清悟有劉夢得元微之風格其氣焰奇拔則又過之準起諸生兩朝內外更委幾四十載其間校評銓選摠決浩穰主財利之煩膺居留之重助敷密畫參告大猷剖符十藩持節二鎮一踐樞弼再登宰輔小則糾逖逋隱刷除獘欺嚴之以關防正之以繩墨差立定格牢不可踰大則鼓動賢業彌綸帝載朝家繫之休戚政教關之治亂表正四海斷焉一德凡累封户

萬三百真二千七百爵上公階勲極品功臣始賜推忠佐理加推誠保徳崇仁忠亮翊戴人臣之遇其亦至矣然而不置私第不營田園所得俸賜皆分給宗黨故舊去之日家無餘資及朝廷許葬洛師護還之費僅能完給久之詔復舊官爵賜謚曰忠愍公前娶許氏故給事中仲宣之女不及凖貴而亡再娶宋氏故左衛上將軍邢公延渥之女封晉國夫人凖無子以弟之子隨為後隨勁介有履行終於殿中丞女四人長適樞密使尚書

吏部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王曙次適太府卿畢慶長次又為畢氏繼室次適司封員外郎直史館張子畢孫四人長謹贊善大夫次誦誠並大理評事次諭未仕君子謂公慮己也輕以約謀國也勇而固誼在則死不足畏義亡則生不足惜勢無以移其操利無以疚其心出處始終孚合大正昔之垂勲名載簡編者有幾宜乎没世三十年而天子思之生民懷之搢紳景行之古風穆然炳炳如在詩云樂只君子邦家之基凖之謂也銘

曰

太宗膺圖　章聖御極　丕昭武經　誕布文德

凖起孤童　遂階貴籍　歷事兩朝　荐釐庶職

剛嚴俊明　篤厚且直　非義不蹈　非忠不迪

開補治具　桓桓智力　指陳機宜　侃侃容色

遼人猖狂　入犯王域　蟻結魏南　狼跳燕北

凖抗一言　群類惕息　天嗣繼照　闈慈參翊

猜萌搆險　佞間投隙　凖矢一謀　姦人蹴踖

晏晏萬務　愉愉四國　如石之堅　我社我稷
如山之安　我疆我埸　亮節髙峙　讒言衆惑
勞既不圖　咎從而得　風濤暮涉　瘴嶺晨陟
氣陵飛雲　誠貫白日　至於隕世　曽靡憂戚
道無夂否　帝用近惜　申詔在庭　俾書其實
海田變更　陵谷遷易　凖之大名　時萬時億

王文正公旦全德元老之碑　歐陽脩

至和二年七月乙未樞密直學士右諫議大夫王素奏

事殿中已而泣且言曰臣之先臣旦相真宗皇帝十有八年今臣素又得待罪侍從之臣惟是先臣之訓遺業餘烈臣實無似不能顯大而墓碑至今無辭以刻惟陛下哀憐不忘先帝之臣以假寵於王氏而勗其子孫天子曰嗚呼惟汝父旦事我文考真宗叶德一心克終厥位有始有卒其可謂全德元老矣汝素以是刻於碑素拜稽首泣而出明日有詔史館修撰歐陽脩曰王旦墓碑未立汝可以銘臣脩謹按故推誠保順同德守正翊

戴功臣開府儀同三司守太尉充玉清昭應宫使上柱
國太原郡開國公贈太師尚書令兼中書令追封魏國
公謚曰文正王公諱旦字子明大名莘人也皇曾祖諱
言滑州黎陽令追封許國公皇祖諱徹左拾遺追封魯
國公皇考諱祐尚書兵部侍郎追封晉國公皆累贈太
師尚書令兼中書令曾祖妣姚氏魯國夫人祖妣田氏
秦國夫人妣任氏徐國夫人邊氏秦國夫人公之皇考
以文章自顯周漢之際逮事太祖太宗為名臣嘗諭杜

重威使無反漢拒盧多遜言趙普之謀以百口明符彥
卿無罪故世多稱王氏有隂德公之皇考亦自植三槐
於庭曰吾之後世必有為三公者此其所以志也公少
好學有文太平興國五年進士及第為大理評事知臨
江縣監潭州銀場再遷著作佐郎與編文苑英華遷中
丞通判鄭濠二州王禹偁薦其材任轉運使驛召至京
師辭不受獻其所為文章得試直史館遷右正言知制
誥知淳化三年禮部貢舉遷虞部員外郎同判吏部流

內銓知考課院右諫議大夫趙昌言參知政事公以壻
避嫌求解職太宗嘉之改禮部郎中集賢殿修撰昌言
罷復知制誥仍兼修撰判院事召賜金紫久之遷兵部
郎中居職真宗即位拜中書舍人數日召為翰林學士
知審官院通進銀臺封駮事公為人嚴重能任大事避
權遠勢不可干以私由是真宗益知其賢錢若水名能
知人常稱公曰真宰相器也若水為樞密副使罷召對
苑中問誰可大用者若水言公可用真宗曰吾固已知

之矣咸平三年又知禮部貢舉居數日拜給事中知樞密院事明年以工部侍郎叅知政事再遷刑部侍郎景德元年契丹犯邊真宗幸澶州雍王元份留守東京得暴疾命公馳自行在代元份留守二年遷尚書左丞三年拜工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監修國史是時契丹初請盟趙德明亦納誓約願守河西故地二邊兵罷不用真宗遂欲以無事治天下公以謂宋興三世祖宗之法具在故其為相務行故事慎所改

作進退能否賞罰必當真宗久而益信之所言無不聽雖他宰相大臣有所請必曰王某以謂如何事無大小非公所言不決公在相位十餘年外無邊圉之虞兵革不用海内富實群公百司各得其職故天下至今稱為賢宰相公於用人不以名譽必求其實苟賢且材矣必久其官而衆以為宜某職然後遷其所薦引人未嘗知冦準爲樞密使當罷使人私公求為使相公大驚曰將相之任豈可求耶且吾不受私請準深恨之已而制出

除準武勝軍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準入見泣涕曰非陛下知臣何以至此真宗具道公所以薦者準始愧歎以為不可及故叅知政事李穆子行簡有賢行以將作監丞居於家真宗名見慰勞之遷太子中允初遣使者召見之不知其所止真宗命至中書問王某然後人知行簡公所薦也公自知制誥至為相薦士尤多其後公薨史官修真宗實録得内出奏章乃知朝廷之士多公所薦者公與人寡言笑其語雖簡而能以理屈人

默然終日莫能窺其際及奏事上前群臣異同公徐一言以定今上為皇太子太子諭德見公稱太子學書有法公曰諭德之職止於是邪趙德明言民饑求粮百萬斛大臣皆曰德明新納誓而敢違請以詔書責之真宗以問公公請勑有司具粟百萬於京師詔德明來取真宗大喜德明得詔慙且拜曰朝廷有人大中祥符中天下大蝗真宗使人於野得死蝗以示大臣明日他宰相有袖死蝗以進者曰蝗實死矣請示於朝率百官賀公

獨以為不可後數日蝗飛蔽天真宗顧公曰使百官方
賀而蝗如此豈不為天下笑耶宦者劉承規以忠得幸
病且死求為節度使真宗以語公曰承規待此以瞑目
公執以為不可曰他日將有求為樞密使者奈何至今
内臣不過留後公任久人有謗公於上者公輒引咎未
嘗自辨至人有過失雖人主盛怒可辨者辨之必得而
後已榮王宫火延前殿有言非天菑請置獄劾火事當
坐死者百餘人公獨請見曰始失火時陛下以罪已詔

天下而臣等皆上章待罪今反歸咎於人何以示信且火雖有迹寧知非天譴耶由是當坐者皆免日者上書言宫禁事坐誅籍其家得朝士所與往還占問吉凶之說真宗怒欲付御史問狀公曰此人之常情且語不及朝廷不足罪真宗怒不解公因自取嘗所占問之書進曰臣少賤時不免為此必以為非願并臣付獄真宗曰此事已發何可免公曰臣為宰相執國法豈可自為之幸於不發而以罪人真宗意解公至中書悉焚所得書

既而真宗悔復馳取之公曰臣已焚之矣由是獲免者衆公累官至太保以病求罷入見滋福殿真宗曰朕方以大事託卿而卿疾如此因命皇太子拜公公言皇太子盛德必任陛下事因薦可為大臣者十餘人其後不至宰相者李及凌策二人而已然亦皆為名臣公屢以疾請真宗不得已拜公太尉兼侍中五日一朝視事遇軍國大事不以時入參決公益恐因臥不起以疾懇辭冊拜太尉玉清昭應宮使自公病使者存問日常三四

真宗手自和藥賜之疾亟遽幸其第賜以白金五千兩辭不受天禧元年九月癸酉薨於家享年六十有一真宗臨哭輟視朝三日發哀於苑中其子弟門人故吏皆被恩澤即以其年十一月庚申葬公於開封府開封縣新里鄉大邊村公娶趙氏封榮國夫人後公若干年卒子男三人長曰司封郎中雍次曰贊善大夫沖次素女四人長適太子太傅韓億次適兵部員外郎直集賢院蘇耆次適右正言范令孫次適龍圖閣直學士兵部郎

中呂公弼公事寡嫂謹與其弟旭相友悌尤篤任以家事一無所問而務以儉約率勵子弟使在富貴不知為驕侈兄子睦欲舉進士公曰吾常以太盛為懼其可與寒士爭進至其薨也子素猶未官遺表不求恩澤有文集二十卷乾興元年詔配享真宗廟廷臣脩曰景德祥符之際盛矣觀公之所以相而先帝之所以用公者可謂至哉是以君明臣賢德顯名尊而俱享其榮沒而長配於廟可謂有始有卒如明詔所褒昔者烝民江漢推

大臣下之事所以見任賢使能之功雖曰山甫穆公之詩實歌宣王之德也臣謹考國史實録至於搢紳故老之傳得公始終之節而録其可紀者輒聲為銘詩昭示後世以彰先帝之明以稱聖恩褒顯王氏流澤子孫與宋無極之意銘曰

烈烈魏公　相我真宗　真廟翼翼　魏公配食

公相真宗　不言以躬　時有大事　事有大疑

匪卜匪筮　公為著龜　公在相位　終日如默

問其邊事　包裹兵華　問其卿士　百工以職
問其庶民　耕織衣食　相有賞罰　功當罪明
相所黜陟　惟否惟能　執其權衡　萬物之平
孰不事君　胡能必信　孰不為相　胡能有終
公薨於位　太尉之崇　天子孝思　來薦清廟
佑我聖考　惟時元老　天子念功　報公之隆
春秋從享　萬祀無窮　作為歌詩　以諗廟工

名臣碑傳琬琰之集上卷二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名臣碑傳琬琰之集上卷三至五

詳校官檢討臣羅國俊

刑部郎中臣許兆椿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繆琪

校對官中書臣嵇承志

謄錄監生臣胡宗高

名臣碑傳琬琰之集上卷三

宋杜大珪編

晏元獻公殊舊學之碑

歐陽脩

至和元年六月觀文殿大學士行兵部尚書西京留守臨淄公以疾歸於京師八月疾少間入見天子曰噫予舊學之臣也乃留侍講邇英閣詔五日一朝前殿明年正月疾作不能朝飭太醫朝夕往視有司除道將幸其家公歎曰吾無狀乃以疾病憂吾君即馳奏曰臣疾少

間行愈矣乃止其月丁亥以公薨聞天子震悼亟臨其
喪以不即視公為恨贈公司空兼侍中謚曰元獻有司
請輟視朝一日詔特輟二日以其年三月癸酉葬公於
許州陽翟縣麥秀鄉之北原既葬賜其墓隧之碑首曰
舊學之碑既又勑史臣脩考次公事具書於碑下臣脩
伏讀國史見真宗皇帝時天下無事天子方推讓功德
祠祀天地山川講禮樂以文頌聲而儒學文章俊賢偉
異之人出公世家江西之臨川年始十四一日起田里

進見天子時方親閱天下貢士會廷中者千餘人與夫宮臣衛官擁列圜視公不動聲氣操筆為文辭立成以獻天子嘉賞賜同進士出身遂登館閣掌書命以文章為天下所宗逮陛下養德東宮先帝選用臣屬即以公遺陛下由王官宮臣卒登宰相凡所以輔導聖德憂勤國家有舊有勞自始至卒五十餘年公既薨而先帝之名臣與陛下東宮之舊人皆無在者宜其褒寵優異比公甘盤臣脩幸得執筆史官奉明詔謹昧死上臨淄公

事曰公諱殊字同叔姓晏氏其世次晦顯徙遷不常自其高祖諱墉唐咸通中舉進士卒官江西始著籍於高安其後三世不顯曾祖諱延昌又徙其籍於臨川祖諱郜追封英國公考諱固追封秦國公自曾祖以下皆用公貴累贈開府儀同三司太師中書令兼尚書令曾祖妣張氏陳國太夫人祖妣傅氏許國太夫人妣吴氏唐國太夫人公生七歲知學問為文章鄉里號為神童故丞相張文節公安撫江西得公以聞真宗召見既賜出

身後二日又名試詩賦論公徐啓曰臣嘗私習此賦不
敢隱真宗益嗟異之因試以他題以為祕書省正字置
之祕閣使之悉讀祕書命故僕射陳文僖公視其學明
年獻其所為文召試中書遷太常寺奉禮郎封祀泰山
推恩遷光禄寺丞數日充集賢校理明年遷著作佐郎
丁父憂去官巳而真宗思之即其家起復命淮南發運
使具舟送之京師從祀太清宮賜緋衣銀魚同判太常
禮院又丁母憂求去官服喪不許今天子始封昇王公

以選為府記室叅軍再遷左正言直史館今天子為皇太子以户部員外郎充太子舍人賜金紫知制誥判集賢院遷翰林學士充景靈宫判官太子左庶子兼判太常寺知禮儀院公既以道德文章佐佑東宫真宗每所諮訪多以方寸小紙細書問之由是叅與機密凡所對必以其槀進示不洩其後悉閱真宗閤中遺書得公所進槀類為八十卷藏之禁中人莫之見也初真宗遺詔章獻明肅太后權聽軍國事宰相丁謂樞密使曹利用

各欲獨見奏事無敢決其議者公建言羣臣奏事太后者垂簾聽之皆毋得見議遂定乾興元年拜右諫議大夫兼侍讀學士遷給事中景靈副使判吏部流內銓以易侍講崇政殿遷禮部侍郎知審官院為樞密副使遷刑部侍郎上疏論張者不可為樞密使由是忤太后旨坐以笏擊其僕誤折其齒罷留守南京大興學校以教諸生自五代以來天下學廢興自公始召拜御史中丞改兵部侍郎兼祕書監資政殿學士翰林侍讀學士知

天聖八年禮部貢院明年為三司使復為樞密副使未拜改叅知政事遷尚書左丞太后謁太廟有請服袞冕者太后以問公公以周官后服對太后崩大臣執政者皆罷公為禮部尚書知亳州徙知陳州遷刑部尚書復召為御史中丞又為三司使知樞密院事拜樞密使再加檢校太尉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慶歷三年三月遂以刑部尚書居相位充集賢殿大學士兼樞密使自公復召用而趙元昊反師出陜西天下弊於兵公數建利害

請罷監軍無以陣圖授諸將使得應敵為攻守及制財用為出入之要皆有法天子悉為施行自宮禁先以率天下而財賦之職悉歸有司卒能以謀臣元昊使聽約束乃還其王號公為人剛簡遇人必以誠雖處富貴如寒士罇酒相對歡如也得一善稱之如已出當世知名之士如范仲淹孔道輔等皆出其門及為相益務進賢材當公居相府時范仲淹韓琦富弼皆進用至於臺閣多一時之賢天子既厭西兵閔天下困獘奮然有意遂

欲因羣材以更治數詔大臣條天下事方施行而小人
權倖皆不便明年秋會公以事罷而仲淹等相次亦皆
去事遂已公既罷以工部尚書知潁州徙知陳州又徙
許州三遷戸部尚書拜觀文殿大學士知永興軍充一
路都部署安撫使徙知河南府兼西京留守累進階至
開府儀同三司勲上柱爵臨淄公食邑萬二千戸實封
三千七百戸公享年六十有五自少篤學至其病亟猶
手不釋卷有文集二百四十卷嘗奉勅修士訓及真宗

實録又集類古今文章為集選二百卷其為政敏而務以簡便其民其於家嚴子弟之見有時事寡姊孝謹未嘗為子弟求恩澤其在陳上問宰相曰晏某居外未嘗有所請其亦有所欲邪宰相以告公公自為表問起居而已殆其覺也天子尤哀悼之賜予加等以其子承裕為崇文院檢討孫及甥之未官者九人皆命以官公初娶李氏工部侍郎虚已之女次孟氏屯田員外郎虚舟之女封鉅鹿郡夫人次王氏太師尚書令超之女封滎

國夫人子八人長曰居厚大理評事早卒次承裕尚書屯田員外郎宣禮贊善大夫崇讓著作佐郎明逺祗德皆大理評事幾道傳正皆太常寺太祝女六人長適户部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富弼次適禮部侍郎三司使楊察其四尚㓜孫十有二人公既樂善而稱為知人士之顯於朝者多公所薦達至擇其女之所從又得二人者如此可謂賢也已銘曰

有姜之裔　齊為晏氏　齊在春秋　晏顯諸侯

傳載桓子　嬰稱于丘　其後無聞　不亡僅存
有煒自公　厥聲以振　公之顯聲　實相天子
天子曰噫　予考真宗　唯多名臣　以臻盛隆
汝初事我　王官東宮　以暨相予　始卒一躬
輔我以德　有勞於邦　公疾在外　來歸自洛
天子曰留　汝予舊學　凡今在廷　莫如汝舊
孰以畀予　惟予聖考　今既逝矣　孰為予老
何以贈之　司空侍中　禮則有加　予思何窮

有篆其文　在其碑首　天子之褒　史臣有詔

銘以述之　永昭厥後

丁文簡公度崇儒之碑　　孫抃

皇祐五年正月庚戌觀文殿學士翰林侍讀學士行尚書右丞丁公薨於京師翌日乘輿臨弔賜贈物有加禭以天官尚書章紱一不御垂拱朝太常准功行謚曰文簡越三月辛酉克葬於鄭州新鄭縣旌賢鄉之原明年詔臺臣某識其事以信來世謹按牒公諱度字公雅開

封祥符人先世家姑蘇徙清河又遷冀大王父嵒始壯
會梁晉怙亂歲歲扼河相持避不仕以公貴贈太保大
父顒清泰末與仲弟入契丹及還乃占今籍性好學捃
槖中金盡以置經史得八千餘卷築大室保藏之時名
儒若寇萊公馮魏公並遊其門詩書以卒業晚應三史
舉不中第終焉贈太師考逢吉有節行章聖在藩邸與
張耆楊崇勲皆給事左右增家書至萬卷東朝圖記蓋
有補助既而張楊以攀附寖貴獨引退辭老授將作監

丞致仕贈中書令曾王妣張氏王妣劉氏妣賀氏追封衛韓魯三國太夫人中書令五子公最少生八日目始開年十一穎悟端碩與並時諸生不類因大啓書室使之縱觀公取數帙指篇目問義安在的的如成人言及長能屬文雅好謨誥遂擬為書命數篇不錯不襲詞氣酋然由是名聞公卿間祀汾陰之歲應服勤詞學科擢上第釋褐大理評事通判靜海郡稍遷太子中允直集賢院上踐祚改太常丞是時大明繼臨純健丕迪四海

面内仰觀功徳公獻書墀下愽延經臣以數講道義增

署諫列以切劘治體籍荒田墾闢之數為令佐課效使

流庸自占限宗屬親疎之别立補蔭名格使妄冒不作

其言典且正天子始罷之進太常博士加緋魚守吴興

民有訴訟者公問狀拳然坐閤中覆傳曲直按昇事下

吏十無二三者郡俗大服牢圄無繫囚爲西京轉運使

内官督役河陰暴不循法叛卒亡命山林凡數百公選

强辯軍校曉諭招還之止坐首謀太史奏昌陵有異氣

非吉祥須增築始可厭公入對陵寢所以寧先神不時
繕修非經義乃止又徙長葛治單鎮許人宜之歲中授
祠部員外郎代還以本官知制誥錫服三品大河東北
占勁兵處景德前騎兵戰討有功其後寖死不補無以
厭重邊公首講馬射之法以全其籍再遷刑部郎中召
入翰林充學士元昊反朝廷議奪官爵公曰昔尉佗自
帝漢文亦祇移書責之矧夏人萌僭竊心歲且久削之必
不能止叛計但自損威靈耳屬獻謀者言頗異議遂格

已而賊果齎餘書置境上時邊遽相屬大臣奏事或日旰詔無給休澣假公引東晉區區符堅擁百萬衆入寇謝安命駕遊適人心以寧今醜類跳梁持柄者過為勞勩適足使四疆窺淺深非良筭願一切如舊葉清臣議制銅獸符給諸路帥領調發期會並沿古制公言今昔殊尚文質異宜符若一施偽將百出成敗所係可不慎重卒罷之尋兼侍讀學士改中書舍人為學士承㫖詔獄常用中人充制使公援唐時大獄皆三司雜治況中

理究滯憲臺之職可更委御史中書制事本樞密顓兵
謀公稱古之治天下者其號令本於一今二府離軍民
之筴機會措置猝有同異則人心得以疑惑非國體上
然之凡兵戎重務始許通議故事諸部監司及藩鎮牧
守被命赴職陛辭日皆召見賜對至是罷之公曰臣子
領外權以生齒為寄其畀付固甚重陛下宜臨遣惇諭
勗之條教奈何徳音咫尺耳阸阸不得聞非聖人憂元
元與賢者共治之本意俄兼端明殿大學士西師未解

上問用人以資與才孰先公對平時較殿最第資考俾進用有漸所以循古法而謹常道若夫釐大務扞大患判大疑則擢才為急上顧公在翰林久矣乃不自為之地真確厚長者居無何諫官或言公請間求用上曰度侍從十五年未嘗一語及私若安得是説因名執政申諭之慶歷五年遂用為工部侍郎樞密副使叅知政事禁衛竊發大臣有素善楊懐敏者議遣官留鞫禁中公曰肘腋之變事切宗社當付外廷窮索證逮蕩鋤兇醜

以正國家典刑乃欲依違貸罪黨邪固爭之聲色俱厲
及晡然後已數月懇請解職授紫宸殿學士翰林侍讀
學士復改觀文殿學士歷刑兵二部侍郎合宫均慶陟
尚書右丞近時政府罷免例從外職獨公入觀中講還
即闔門靜居寵辱進退若不在已素康寧一日以疾聞
上亟遣中貴人挾太醫診脈藥未再劑晏然謝去享年
六十四悲夫公坦易疏達清通敏亮不喜外飾率由天
誠讀書止究大義章句解詁脫略不記與士人交初若

無崖岸無畛域及游從論議或一言一事小戾正道則辭意勁訐無毫釐假借之色性忠赤朝家事典關治亂安危者多密疏抗辯大抵渾渾直致發於胷中稽摩隱微既久乃驗人問之則避讓不自名往往答以他語間屬姦險甚忮横啓誣詛雖衆談錯出未嘗少回以合時尚初章獻皇太后輔政公鋪道前世縁舅家致敗亂之跡撰王鳳論以獻明白委曲無所諱忌嶺南歐希範平公白交州雖外臣自克占城勢頗張又谿洞諸小種土

域環接疑有附險連勢陰持兩端廣邕欽梧雷五州之
境所控尤要害請飭守臣嚴戍邏結聲援踵唐五筦之
法以備侵軼未再歲廣源蠻大擾南方如公言國馬數
絀公因啓苑監古法非不孳衍但寓之之令未能經遠
若聽天下郡縣牧養之家不登為産力則四方多矣夫
君民猶一體民馬既足國何患乎不足在中書日寃人
叩待漏院理訴公縷縷問或告曰丞相亡所詰已獨然
非自安之計公默不應素知兵書熟本朝典故前後畫

便宜率疆場間事語西北尤切至於軍校進補士伍番戍堡障廢置營部高下叅綜次序一本祖宗舊制號稱詳平侍經筵讀史傳據歷代本末極陳繇邪正致盛衰之說以感悟主意每經終及歲時賜予輒懇懇辭避且云臣與韓琦俱嘗在兩府琦護塞盡瘁臣侍顏從容豈宜蒙賚益以重過上嘉歎者久之生平廉畏自奉泊如所得俸稍計伏臘外均賦宗戚貧甚者嫁娶送葬仰公而成雖踈屬如一晚歲通性理紛華玩好抑絶不視處

一室左右几案惟經史子集而已室之外架二欄植脩竹日吟誦其間賔自遠方至坐未既則訪以所過郡邑歲之豐凶吏之良否民之苦樂聞歲豐吏良民樂則衎然如不能勝其克已憂人如是朝廷既大享召群子弟語曰昔文正公宰天下僅十五年及薨子孫有未齒宦簿者吾愛之慕之自今不復有請矣若等姑自策厲因著慎言賦以示戒咼洛中營小園心念念告老去章既具草未上而終士論深所追惜公之踐歷若吏部南曹

尚書刑部登聞檢院權發遣三司公事糾察在京刑獄管勾詳源觀提舉在京諸司庫務皆一領焉祕閣祕書省省刑院吏部流內銓審官院三司磨勘司通進銀臺司權發遣開封府事南郊鹵簿使皆再領焉太常禮院尚書都省皆三領焉又為群牧使河東宣撫副使契丹生辰使南郊禮儀使功臣曰推忠推誠佐理保德階至光祿大夫勳為上柱國爵封濟陽郡開國公賦邑二千六百戶真食六百戶所著詩論制誥奏議碑頌等離為

七十卷藏於家致道雅正文辭純緻較漢唐名賢不少減又譔録邇英聖覽十卷龜鑑精義三卷慶歷兵録五卷慶歷繕邊録一卷國朝具員一卷編年揔録八卷大唐史略一百卷管子要略五篇備邊要覽十篇寰海後圖刋定武經揔要五十卷唐書紀十卷志四十卷集韻十卷褒貶義例得太史公之遺法美哉凡三合姓始娶陳氏潁川郡夫人故蔚州刺史贊之孫再娶吕氏東平郡夫人故宰相蒙正之女三娶張氏清河郡夫人故叅

知政事洎之孫並先公而没輤車之西皆舉以祔焉禮也子男二人諷太子中允集賢校理諲光禄寺丞篤學有行檢人以世濟待之女二人長適大理寺丞方安人早亡次適國子監直講楊忱孫男二人羲叟唐叟俱為太常寺太祝女孫三人長適大理評事范宗賢二尚幼

嗚呼有後哉君子謂公約以處已恕以接人誠以事君勞焉不自能美焉不自售孜孜輔道始終一節易所謂立不易方者公得之矣銘曰

君子履用　以純誠先　哲人事業　推直道難
二者參立　茲為本原　有美文簡　奉之周旋
心坦以毅　行方而堅　章聖在宥　汾脽告虔
巍設科等　大寵俊賢　公試墀下　擢居衆前
帝始御極　龍飛于天　健順丕斡　清明浹宣
公踐朝闥　亨途始焉　灝灝書府　峩峩掖垣
或紬史法　或代王言　公復古誼　其文炳然
玉署詳擇　金華博延　時視詔草　日陪威顔

公講事本　經謀實繁　乃贊萬樞　乃叅庶績
推以治體　濟之勤力　内重國論　翊夫柱石
外探兵鈐　綏固疆埸　生也鯁亮　動兮齋慄
不將不迎　不矯不激　不求利權　不取名跡
人其謂何　我則惟一　寖蹈晚節　解還前職
紛乎世華　淡若虛室　衷襮胥照　初終罔易
凝神粹和　偃首歸没　士伍追範　朝家慨惜
詔俾刊録　庸傳行實　嗚呼公兮　古之遺直

名臣碑傳琬琰之集上卷三

名臣碑傳琬琰之集上卷四

宋杜大珪編

程文簡公琳旌勞之碑

歐陽脩

惟文簡公既葬之二年其子嗣隆泣而言于朝曰先臣幸得備位將相官階品皆第一爵勲皆第二請得立碑如令於是天子曰噫惟爾父琳有勞於我國家予其可忘乃大書曰旌勞之碑遣中貴人即賜其家曰以此銘爾碑又詔史臣脩曰汝爲之銘臣脩與文簡公故往來

知其人又嘗誌其墓又嘗述其世德于冀公太師之碑得其世次官封功行最詳乃不敢辭惟公字天球姓程氏曾祖諱新贈太師曾祖妣吴國夫人齊氏祖諱贇明贈太師中書令祖妣秦國夫人吴氏考諱元白袁州宜春令贈太師中書令兼尚書令冀國公妣晉國夫人楚氏公舉大中祥符四年服勤詞學高第試祕書省校書郎泰寧軍節度推官改著作佐郎知幷州壽陽縣祕書丞監左藏庫天禧中詔選文學履行召試直集賢院今

天子即位遷太常博士三司户部判官會脩真宗實録而起居注闕命公追脩大中祥符八年已後書成遂修起居注遷祠部員外郎提舉諸司庫務以本官知制誥同判吏部流内銓契丹嘗遣使賀天聖五年乾元節天子思公前嘗折其使乃以公爲館伴使使者果言契丹見中國使者坐殿上位次高而中國見契丹使者位下當遷議者以為小故可許雖天子亦將許之公爭以謂契丹所以與中國好者守先帝約也一切宜用故事若

許其小將啓其大天子是之乃止歲中遷諫議大夫權
御史中丞明年拜樞密直學士知益州公性方重寡言
笑凡所處畫常先慮謹備所以條目巨細甚悉至臨事
簡嚴吏莫能窺其際嘗夜張燈午門大集州民而城中
火起吏知公教不以白而隨即救止終宴民去始稍知
火監軍得告者言軍謀變懼而入白公笑曰豈有是哉
監軍惶惑不敢去公曰軍中動靜吾自知之茍有謀者
不能隱也已而卒無事其他多類此蜀妖人自言李冰

神子署官屬吏卒以恐蜀人公捕斬之而謗者言公妄
殺人蜀且亂天子遣人馳視之使者還言蜀人便公政
方安樂而誅妖人所以止亂由是天子益知公賢召爲
給事中知開封府前爲府者苦其治劇或不滿歲罷不
然被謗譏或以事去獨公居數歲久而治益精明盜訟
稀少獄屢空詔書數下褒美遷工部侍郎龍圖閣學士
守御史中丞丞相張文節公少所稱許而最知公方除
中丞文節嘗執筆喜曰不辱吾筆矣久之天子思其治

召爲翰林學士復知開封府明年爲三司使不悅苟利不貪近功時議者患民税多目吏得爲姦欲除其名而合爲一公以謂合而没其名一時之便復有興利之臣必復增之是重困民也議者莫能奪其於出入尤謹禁中時有所取未嘗肯與宦官怒言陛下雖有欲物在程琳何可得公曰臣所以爲陛下惜爾天子以爲然累遷吏部侍郎景祐四年以本官条知政事公益自信不疑宰相有所欲私輙衆折之其語至今士大夫能道也初

范仲淹以言事忤大臣貶饒州已而上悔悟欲復用之稍徙知潤州而惡仲淹者遂誣以事語入上怒亟命置之嶺南自仲淹貶而朋黨之論起朝士牽連及仲淹者皆指爲黨人公獨爲上開說上意解而後已是時元昊叛河西朝廷多故公在政事補益尤多而小人僥倖皆不便遂以事中之坐貶爲光禄卿知潁州已而徙知青州又徙大名府居一歲中遷戸部吏部二侍郎尚書左丞資政殿學士北京建遂以爲留守官者皇甫繼明方

用事主治行宫務廣制度以市恩公爲裁抑之與繼明
交章上天子遣一御史往視之還直公天子爲罷繼明
獨委公以建都事公自知政事以議論不私見嫉被貶
斥已而稍復見用遂與繼明爭曲直由是益不安合於
世雖不復大用而契丹方遣使數有所求兵誅元昊未
克西北宿重兵公於是時天子嘗委以河北陝西之重
留守北京凡四年遷工部尚書資政殿大學士河北安
撫使慶歷六年拜武昌軍節度使陝西安撫使知永興

軍府事明年加宣徽北院使鄜延路經畧使馬步軍都部署判延州仍兼陜西安撫使皇祐元年加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留守北京其於二方威惠信著尤知夷狄情偽山川險易行師制敵之要其在延州夏人數百驅畜産至界上請降言契丹兵至衙頭矣國且亂願自歸公曰契丹兵至元昊帳下當舉國取之豈容有來降者吾聞夏人方捕叛族此其是乎不然誘我也拒而不受已而夏人果以兵數萬臨界上公戒諸堡寨無得輙出兵

夏人以爲有備引去自此不復窺邊公於河北最久民愛之爲立生祠明年改武勝軍節度使猶在北京又改鎮安軍節度使在鎮四年猶上書言鎮安一郡爾不足以自効願復守邊未報得疾以至和三年閏三月某日薨於陳州之正寢享年六十有九天子輟視朝二日贈中書令謚曰文簡明年享祫太廟推恩加贈公太師中書令公累階至開府儀同三司勲上柱國開國廣平郡爵公封户七千四百而實封二千一百賜號推誠保德

守正翊戴功臣娶陳氏封衛國夫人子男四人曰嗣隆
太常博士嗣弼殿中丞嗣恭太常博士嗣先大理寺丞
女五人皆適良族謹按程氏之先出自重黎至休父爲
周司馬於程其後子孫遂以爲氏自秦漢以來世有其
人程氏必顯而各以其所居著姓後世因之至唐尤盛
號稱中山程氏者皆祖魏安鄉侯昱公中山博野人也
世有積德至公始大顯聞臣脩以謂古者功德之臣進
受國寵退而銘於器物非獨私其後世所以不忘君命

示國有人而詩人又播其事聲於詠歌以揚無窮今去古遠爲制不同而猶有幽堂之石隧道之碑得以紀德昭烈而又幸蒙天子書而名之其所以照臨程氏恩厚寵榮出古遠甚而臣又得刻銘其下銘臣職也懼不能稱銘曰

程以國氏　世遠支分　因居著姓　各以其人

公世中山　在昔有聞　克大自公　厥聲以振

乃秉國鈞　乃授將鉞　出入其勤　夷險一節

帝曰噫與　予有勞臣　何以旌之　有爛其文
惟此勞臣　實予同德　憂國在心　匪勞以力
二方有事　諸將無功　俾我舊老　不遑居中
間息近藩　庶休厥躬　有請未報　奄云其終
歿而後已　茲可謂忠　惟帝之褒　其言甚簡
銘以述之　萬世丕顯

張文懿公士遜舊德之碑　宋祁

惟宋四葉天以端命付皇帝既社南邦乃建元儲始御

資善堂叅聽天下事真廟委成羣臣道審訓奉上國寶
皇帝即位叢光合華道益大興天壽地持罔有不承惟
其佐曰清和張公由戶部吏部二郎中直昭文館爲壽
春友昇府諮議叅軍以右諫議大夫歷太子左右庶子
進樞密直學士爲賓客以樞密副使給事中領詹事出
入兩宮實輔實維逮潛而飛神攄景發首班天極上之
六年制詔有司先帝遺朕實臣曰士遜毗亮厥初勤勞
我家外經內幹聲烈嘉餁罔德不讎朕庶幾焉爾惟相

且類台德前此公已三遷爲尚書左丞乃以禮部尚書
中書門下平章事分執政事筆於時綱紀文章張設修
明公與二三臣協恭濟虔風力銳甚因其故而奉行之
本其宜而財相之所以鎮浮扼動便安元元之道甚備
翕然號稱職相故樞密使曹利用素貴强宗子留鄉里
使酒不軌既具獄或謂利用並坐上疑以問執政衆噤
嘿相顧望公徐曰利用大臣宜不知狀獨不肖子爲之
時間語先入利用得罪公以議不合罷爲刑部尚書知

江寧府宰相文正王曾亦為上別白曹事終曹氏復爵土還所籍産官其子孫居二歲朝京師以檢校太傅領定國軍節度知許州踰年用舊官復入相進中書侍郎兼兵部尚書明年上專攬萬務除門下侍郎仍前官遂摠魁柄未幾以左僕射保留西雒時楊崇勲亦罷樞密使以師節兼台司同謝殿中班在公右帝憮然悟明日授公檢校太師山南東道節度以宰相秩復守許昌公不以漢相尊厥事事為政有體不曲折煩苛時時方略

縱捨有足觀者賦訂在民類先與期故所到皆有惠利仁愛築大隄環城以障瀿潦瘡積燥完户免墊愁許人蒙休鑱碧頌功移判河南府久之上推雅故復進公爲上宰盡還前在丞相府之領俄封郢國公戎落叛命披屬國羌以動西陲屯邏怵安責戰無素公建遣近臣出護諸將切勅持重折賊銳衝長纓四絡以須其潰公去位五年賊終納款公既以年高位隆萬或一悔有不勝任之責乃七表上還印綬面陳又十數雖上之所以拒

而留者亦不勝記公執不回遂冊拜太傅進封鄧國公聽謝特詔朝朔望大朝會並綴中書門下班出入施繖與一子五品緋賜近城園一區月給實奉國朝自中書得老者以公爲初辭朔望惟朝會一再至至必上眷矚加等或遣中侍者勞問嘗御書飛白千歲二字賜公難老公因鋪叙前後所錫書九百函爲歌一篇賛成盛德皇祐元年正月已未薨於第享年八十有六翌日問聞上駭歎趣外辦車駕或言日直陛下元命不可往上曰

股肱實虧曰於何避遂行哭之慟賜銀三千兩布帛膠米副之以太師中書令貴其柩進姪宗黨官若職者十有六人嗚呼公字順之淳化中與鄉進士試禁中占對鴻徹太宗異之擢乙科調鄖鄉主簿射洪令以異政聞改襄陽令外憂自免還除祕書著作佐郎知邵武縣轉本省丞號略楊億在翰林高持風鑒少所罷可薦公才堪御史因授監察御史頃江南轉運使闕中書進擬輒却真宗不次用公執政賀上得人換廣南東路三遷至

兵部員外郎代還授河北轉運使改工部郎中河間隷州有詔徙陽信官見粮多不可以遷公視瀕河數州方歉食即計餘以貸民年如約輸入新郡振之權羸衆賴以紓真宗最公治狀欲遂寘左右會王府開面命公曰枚選于衆無易而才公拜稽首遂用調護公身七尺進退安重中隱正外文明篤於孝友根於仁愛尉易士大夫歆艷成就出門下者皆一時鉅人施予姻舊廪稍略足不問在否幾何任樞省凡八年後三至台輔去位又

十年所遇不同而事皆可紀方上諒闇冢司持衡排抵時望陰席權寵公居其間防檢百爲身倖長城慮先元龜妖腊讒具無所投汙然而卒定大事蓋乾興時善公之謀章獻佐治軒陛重嚴公事二聖外謀必聞裹言不宣孝承慈右鴻名雙濟及乾綱獨奮有弗厭者一切罷免而公見留宰相文惠陳堯佐門下生竊出上書妄言變事又有譏諫官立黨者公還奏上前質其誣衊於是告者結三歲刑諫官事寢不下故明道間見公之忠者

德復用上方厲精聽斷公朝夕進見一力匪懈登畯顥
良緝興化條大和嘉生烝薄滲漉舉天下全盛視公所
以致君至不至邪大抵相創業者先功相守成者先德
經綸之業易言而鎮靖之績難知公可謂治世之傑輔
皇極之全懿者已故寶元已來著公之勞公之引年人
間事一不慨意閲黄老旁行書粗以應外精以治内乘
和日化與相頽靡再過鄉上冢召故人長者散金爲壽
野服巾車不自貴其貴百祉蕃并化爲康寧偃然牖下

如蚖一委當此時搢紳大夫之觀又善公終聖上所以
惻怛悼痛舉哀外次三不視朝有司謚爲文懿匪公孰
宜凡附官見職者審官審刑二院史館會靈觀判官以
近臣兼之契丹國信使在藩房時帝所特選祥源觀使
以宥密領之集賢殿昭文館二學士監國子南郊大禮
使獻懿二太后園陵使以執政涖之邑戶萬五千七百
勲階極品功臣出處更二十六號公於書史多所汎覽
爲辭章深純典正尤嗜詩所得皆自然經奇無有彫劂

故禮部尚書清河張詠許爲第一流生平編次成十集
既詔索遺藳家丞録五集以獻遂祕禁中信乎有德而
又有言者與公之先蓋漢陽王柬之苗裔系牒湮落世
數失傳至曾大父諱育從唐本道帥趙凝府鈎校用度
奏爲大理評事凝破避兵沂漢止均州鄖鄉道葬焉配
曰郭氏大父諱裕試金吾衛長史主陰城鹽鐵院配曰
胡氏父廷朗隱約違世配曰趙氏二龐氏李氏三世皆
深究浮屠法取和於天遣累於人公爲祖系詩頗言其

詳漢陽爲讒所軋敘報不永委胙在下必還其初故公能推恩以開府儀同三司太師中書令尚書令郕楚韓三國公上追先烈以燕晉魏韓魯越國自妣而上五族爲太夫人公即魏國所生七日而母夫人喪屬公於姑顧復劬勞若至於成立公請於朝封姑爲南陽縣太君其喪也如母而不繐姑子全氏贈太子左贊善大夫公娶姓三蔣黄氏追封晉陵英國二夫人馮氏封舒國夫人叶庇宗事莅薫蘋潔宜其爲令妻也四男子曰友直刑

部員外郎直史館曰友僩殿中丞曰友正將作監丞曰友誼奉禮郎獨早世上卹其孤故友直爲史館修撰友僩任親民官友正遷大理寺丞淬孝礪忠叅持門閥宜其爲才子也四女子孟歸安氏積爲工部郎中仲歸李氏昭遘爲刑部員外郎集賢校理叔歸呂氏公孺為太常博士季歸王氏素為刑部郎中柔則順義鈿服委它宜其得賢婿也薨之年夏四月癸酉克葬公於河南府登封縣天中鄉之原英舒二夫人祔焉諸子以叙公之

業有故吏狀節公之惠有容官議册愍于朝誌埋諸幽
奏終藏事無不如志惟綷石歸存可刻以磨若又著庸
其上顯攄無窮誰不謂然乃請而命史臣某係以詞曰

惟天興雨　有雲歊蒸　惟辟撫期　有賢挺生
賢者謂誰　英英令君　朅來于朝　對我聖真
帝啓南社　實護且毗　既在東宮　陟降不違
帝受冒珍　瑞福紛綸　負日當天　四海復晨
內經鴻樞　帝心以嘉　三陟宰司　并秉將牙

公之在朝　施設有方　百工儀儀　莫匪畯良
自狄而戎　疇敢不王　公之出藩　人以阜安
黍稷熾豐　靡厲靡患　牢圄歲空　吏不傳爰
老還第家　爲國傳臣　班視台鉉　寵光益振
陶天之和　用克永年　未始疾憂　委化而蟺
帝嘆慭遺　行不便時　殮以衮章　歿軫餘思
凡公猷爲　一代宗臣　有勣在史　有德在民
昔周之爽　佐成以功　叶振權綱　王道郅隆

在唐之說　輔明以嗣　擁全威靈　大猷訖濟

公視二臣　孰爲後先　著辭表阡　風烈永傳

名臣碑傳琬琰之集上卷四